

● 唐唯目 编

張森楷史學選著輯略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唯目 编

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名题签 窦瑞华
责任编辑 康莉蓉
责任校对 唐 夏
封面设计 王 煤

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

唐唯目 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 北碚)

西南师范大学教材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插页:6 字数:213 千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

ISBN 7-5621-1850-7/K ·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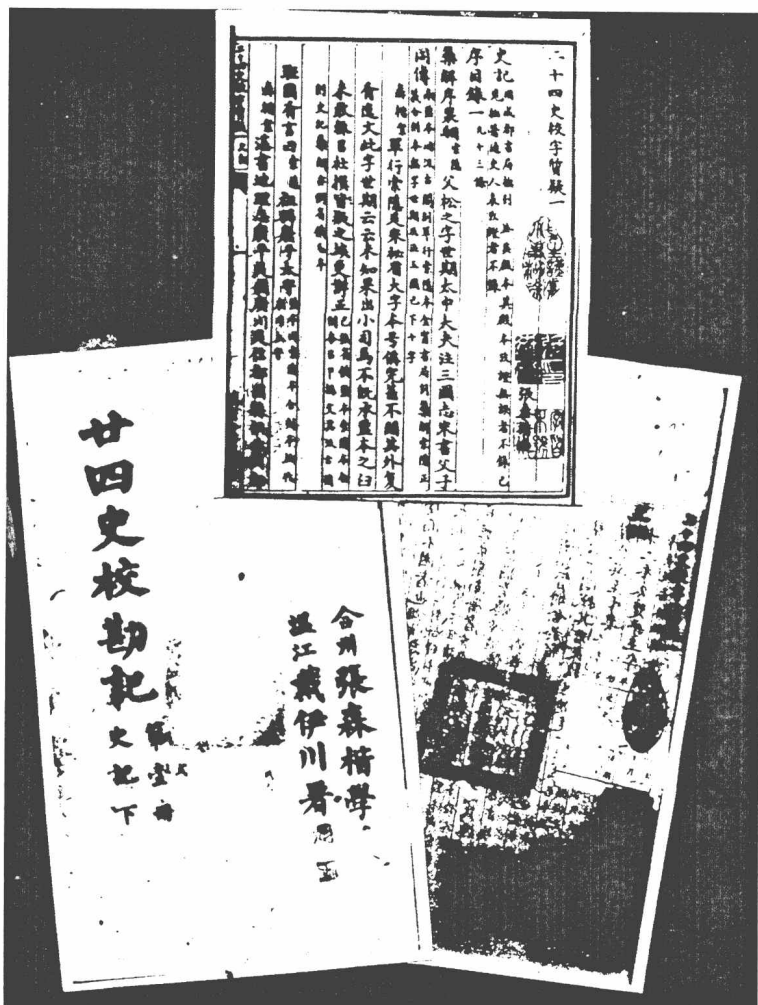
定价:10.00 元



张森楷先生



与罗振玉(左)合影(1927 年摄于天津)



张森楷史著手稿

石公治史 胸羅卓識
校考精平 嘉惠百世
茲篇之 獨畧見鱗爪
爰探鉤深 佇盼來哲

張森楷先生遺稿梓畧書版

張秀熟敬題

出版说明

《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收录了清末民初著名史学家张森楷先生的部分史学遗著。为了保存历史资料的真实性,本社尊重编者唐唯目先生的意见,在出版过程中,力求保持著作原貌,除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外,其他观点、材料和文字都完全依从原著,未作擅自的增删和修订。相信参阅此书的有识之士自会去伪存真,择善而从的。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6月15日

序

戴藩璫

巴蜀人才以两宋为最盛，文学为苏氏父子著名于前，历九百余年犹传诵不变。史家自三李外，若吴、若范亦蜚声往昔，惟经学不为人所知，此则由三苏诸贤之经学既不循汉唐之旧，又为程朱之众所摈斥。其与朱子为友之张栻、属朱子再传弟子之度正与后来之魏了翁，蜀人已不重其学，明儒之理学者则属之于程朱之次，亦未尝特重之也。元初，蜀受祸最深，故家遗族胤胄幸存者皆不在故乡，惟以文学自名于世，虞集即其人也。若杨徐为明初二诗家，离故土久矣。明定程朱之学于一尊，又以八股试士，宣宗以后渐成翰林政治，蜀人以此取功名者，大有其人，以言学术去宋远矣。世人推崇杨慎，可足以言真爱也。明末，蜀乱又深，清康熙时成都只数百家人，且多陕籍，实为一新建之邦。200年中，猎取高科者诚有其人，而士风之坏，见于广雅文集奏报试士章折者，足见蜀士之不悦学。当汉学兴于东南，而四川士人苦不知有其学者。有一李调元能知其学，可称之为通才，而不得为专家。其言理学者，徒欲为曾湘乡，比之讲学家且逊一筹，遑言其他。治史者几无一人，纲目及其二三编供其驱使，至身为史官，则又奇之矣。故在光绪之前，为四川学术最衰落之时代。

至光绪初年，兴文薛某，归自江苏，深痛川省士人不省以朴学为重。东南诸省经学书院于削平大难之后，皆相继恢复，且有新设者，如苏州之校经堂、江阴之南菁书院等是也。东南诸省之外，两广两湖亦新设有书院，且以研求经学为重。反顾四川，康熙之间虽于石室旧址设有锦江书院，然于一百六七十年之中，所教无非八股文、试帖诗，诸生识见卑陋，无可成之才。省会附近诸县，有人讲学，非汉非宋，非朱非王，乃近于阴阳五行之说，更杂有太上感应篇之说教，则又成为道家言，去经学更远，此辈人面临此等客观现实，深以为忧。于是联合缙绅耆老，投牒于四川总督吴勤惠公堂，请设经学书院，以教四川士人。逮张太夫子之洞来为四川学政，尤日质其成，因上奏清廷，就盐税附加，以为书院房屋建设及常年经久费用，既成，名曰“尊经书院”。初未有师，总督平越丁文诚公邀二钱先生来为阅卷委员，皆东南积学之士也。院生凡100名，由学政于岁科二试时，各府州县生员年少而秀出能文者，调取入院肄业，号为高才生，课以《孝经》、《尔雅》、《论语》、《孟子》，蜀汉师以来之说，屏弃宋元经注不用。诸生于九经中各有专业，依唐人大中小经之分而治之，皆以注疏为准。四川士子于是归于正。湘潭王太夫子来为院长，以八代诗文为诸生倡，文章始不落于唐宋格局，足以应高文异册之选。于是州人丁张二先生及先君相继来为院生，受教于王太先生。丁先生以《诗》、《礼》名家，张先生治《周礼》，先君则治《尚书》、《周礼》，合锦江书院州人之彭耀卿先生，号为合州四俊。未久，丁先生返州，主讲瑞山书院，先君独留书院专治古文经学兼及经世致用之学，而张先生则以事变去尊经书院，转锦江书院，得读于山长伍肇龄太夫子，舍弃经学，专致力于乙部之学。尊经院章，诸生于史书惟读《史记》、“前后汉书”、《资治通鉴》，其他正史皆无暇涉及，然亦许诸生各因所好而肆习之。旧时以为日课之《通鉴纲目》及《御批通鉴辑览》虽未禁止，然皆不为诸生所重，当时尊经之学风有如此者。尊经书院附设有书局，名尊经书局，其时正与金陵（在南京）、江苏

(在苏州)、淮南(在扬州)及浙江(在杭州)四书局,用武英殿本,合刻廿四史,相与交流,先生始得读全史。浙局又刻有宋李焘之《资治通鉴长编》,据杨氏同书之纪事本末而补其缺失,几复旧观,亦传入四川,先生又读之,学日以进,历时凡十年,是为大成。先生本王太夫子以经证经之法移以治史,所得往往出于殿本各史校勘记之外,于是集成《廿四史校勘记》若干卷,此光绪十六年(1890年)前事也。先生以成都于清,百事草创,无异于新造之邦,以斯之故,辄高科胤出仕者,虽时有其人,而经学明通、史学鸿博者,在尊经书院建立之前,概乎其未之闻。以故科第之家无藏书之可言,即通志堂、皇清二经解,惟书院有,史部之书更不足论,乃上书于广雅太夫子,求借阅其书,不报。幸川东道黎公庶昌宏奖士类,知先生家贫而好学,慨然以资助为己任,召先生入幕,岁200金以为膏火及买书费用,而不责书记笔札之事,先生大感愤,益精史学,遂著《通史人表》一书,以上继班固之人表,尽括东汉以来以至明末史传人物于一表之中而等第之,上下几两千年,黜陟人物,升降有序,不爽毫发,比之浙人梁玉绳之表学尤为博大,人表遂为孤学。光绪十九年(1893年)癸巳,先生秋试得第,次年北上应会试,不第报罢。此后九年,或主乡学,或暂为学官,皆以书籍自随,著述不辍,其目与提要备载于民国新修《合川县志·艺文掌录》,可备案也。其后兴办蚕桑,执教于成都府中学堂,仍多著作,先生未尝以自重,然皆有精思,故人宝贵之。

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先生出任川汉铁路公司成都局总经理,以清查路局账项而为辛亥保路者蒲殿俊等所疾视,勾结胡景伊,因第二次革命之失败,以资逆十万金之罪名,诬陷先生通敌,加以缉捕,先生闻讯出走,岁暮抵宜昌,赖以得免。自此为讼事所累,费时两年,使用巨万,幸得撤销缉拿,回返本州。家居多暇,日亲文史,亦以种桑养蚕自娱,于是有《史记新校注》之作,历时5年,始成初稿。当清光绪中叶,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为《汉书》作补注、《后汉书》作集

解，二书始有新注本，而于《史记》阙如。清道光时浙人梁玉绳作《史记质疑》，虽有善言，未能总持大体，先生之《新校注》足以与先谦之二书注本相配。后三年省长杨庶堪谋重修《四川通志》，县知事郑贤书承其夙指，以新修县志为务，聘先生主其事。自开局以至刊版，历尽艰辛，差能竣事，为书83卷，为文240余万言，以有方志以来未曾有也。先生之精力几尽耗于斯，然犹意志不衰。历次北游，皆至上虞罗君振玉家，用其善本，再写、三写《史记新校注》，俾成定本。振玉故复辟党人，行踪无定，不常家居，供应多缺，先生乃移居北京四川会馆，婴疾无医药，竟卒于客次，可谓以身殉学者矣。呜乎，自宋三季以来，史学之渊懿、著述之宏富，有如先生者，实未之见，可谓700年中蜀中一人而已。以与清儒比，实可与钱大昕相颉颃，而方志之学则又为大昕所不及。即章学诚于方志理论有开山之功，然未尝于实践之中，自副其言。是先生方志之业，前无古人矣。

以上所言为先生之学术，多限于史部，此外，若小学，若类书亦皆有论列，惜并不传。先生为文章，初亦取法八代。及在黎庶昌幕府，得读曾国藩著之《经史百家杂钞》、黎庶昌著之《续古文辞类纂》，始有意唐宋八家之文，用以作四书义，独开蹊径，为试官所重，因而得居高第，先生不以此重，故《缙密斋文钞》终未辑录成编。

先生名不挂于朝籍，疑无事功之可言。然君子居世，苟有利于民，则生死以了，不以穷达而异也。方光绪亲政未几，而有甲午之败。帝愤自强，锐意维新，乃因袁贼世凯之出卖，导致孝钦太后第三次之垂帘听政。乱后愚昧，朝臣寡识，迷信神权，轻起衅端，于是八国联军之入，危机四伏，国将不国。志士仁人莫不引为切己之忧，各思所以挽救危亡、富国裕民者，先生亦即其一人也。于是东下，既至金陵，访先君于上元官舍，留居数日，遂决兴办蚕桑之策，假以千金壮先生之行色^①。在东邻考察月余，访张季直师于旅次，言及创业

^① 戴子和时任上元县知事，视张森楷为袍泽，借资千元在合川创蚕桑实业。后蚕桑实业为官僚夺，戴先生之借款按破产折资，收回200元。

艰难，相与太息。归途，延浙中技师，购买白丝蚕种湖州桑苗而归。即州之大河坝，租地赁舍，栽桑养蚕，号曰“四川蚕桑公社”，广招生徒，尽心传授，复以文史之学以授来之士，使其有文有质可以成才。先生亦于教学余时精进不已，每至子夜，始得就寝，且以此终其身。居数年，成效大著，四方之士来学者前后三数百。推广良桑十余万株，岁制良蚕种 4000 张，至此州之四邻诸县无一育黄丝蚕种者，亦无人植土桑者。凡育蚕者，岁入莫不有倍蓰之利，与外贸易，由上海关清册得知为国增加关税，岁银数十万两，富国裕民之术，于是为大，此皆先生之功也。不幸业高见妒，有张骏驥架词诬陷，劝业道周善培措施失当，社事乃败，不复振兴，先生弃之如遗。诣成都作府中学堂教员，为诸生所归心，其俊秀者若郭开贞，往往不时出入先生家之门，升堂请益，至毕业乃已。先生以川路保路之举，义切于己，以臧洪自誓，不顾一己之安危，正色直词，力争于护督王人文、将军玉昆之前，营救蒲罗九人甚力。及建立川军政府，群小相责，先生忽然去之，不与诸人言前营救事。民国元年（1912 年），先生当选为川路成都局总理，交事十月，以查账之故，见恶于因护路得名于一时而为参议员之蒲殿俊，既唆使其党排去先生，又因胡景伊之谋投靠袁世凯，有求于蒲，互相勾结，先生受诬陷，以助逆罪名横遭缉捕。今已 76 年矣，而先生受祸之源，至今无人明之，而所谓护路之事，犹有人为之开纪念会，其以路款资助刘湘、杨森之故省长某某者，犹有人肆意为之隐讳，当盛明之世，而是非所处未言，先生于地下有深痛矣。此乃后者之责矣。

先生之歿于今 60 年矣，国史例应立传，而国史终无成期。《四川通志》于先生北游之时已因奸人张某破坏而陷于断炊，至宋芸子先生下世遂无可为与，无人可为先生作传者。偶有一二学人命笔记述，刊之报章，其形式无异于事略，去传体远甚。巴蜀少年有志于乡邦学术，欲深知先生之业绩，而取经无从。省及州县之贤达，引以为忧，乃嘱县人唐唯目君用时下之语为先生作传，略尽其生平，使一

展卷，凡先生之学术、事功、行望皆现于目下，了然如示诸掌，可谓良书矣。附录诸作，皆可参为读先生原书之助。先生之著作已刻版者，有《民国新修县志》，版已不存，而海外有影印本，世人渐知其事，蓉人且已收入秘藏。有《史记新校注》，十余年前有人于历史第三研究所见之。有《贵国书库辑略》，版贮文殊院内，守者不戒于火，各书之版焚毁至尽。先生与先君同学，其序则为先君之笔，历年已久，闻之志古堂主人，遍寻藏所不获，于县志艺文又不言其事，但在宜宾赵君座上见之，兰印本，天地极宽，国内外必有藏之者。先生之《廿四史校勘记》犹存 17 种，藏南京国学图书馆，已尽收入《新编校二十四史》中。研宋前辈傅沅叔有违言，而于先生之生前无将伯之助。于先生之业也，如《人表》一书不能为之刊版，至今原稿已不复可寻，尚有何言。附托于此，世上当知友道之难矣。拟之先生尽心于新津周国霖《五均表》之刊刻成书，诚有不可及之处矣。

丁卯七月初之夜书于
西南师大之望芷楼

(1987—09—25)

前言

面对毕稿的《辑略》，首先是欣喜，继之又是忧惧。欣喜终于了结了先时的一项宿愿，终于给人们了解张森楷先生以概貌，或许对今天从事蚕桑事业与史学研究有一点借鉴的作用；忧惧以愚识贤，以小识大，描凤似鸡，有损先生形象。然对先生崇敬仰慕之情，又促使我敢冒世之不韪而捧出《辑略》。我深知，世之有识者识之，张先生卓越的才、学、识，绝不因《辑略》记述的粗陋而失色。

人们缅怀先生开创和发展四川蚕桑事业，更缅怀先生为寻求史学“经世致用”的无止境探索精神和等身的遗世史学研究成果。人们渴望更多地知道张先生的事迹，更多地读到张先生的著述。遗憾的是先生逝世 70 年来，多种社会原因造成先生的事迹与著述淹没不彰，鲜为人知。我与先生同乡，为乙部后学者，仍常以知先生事少为愧，故于廿年前立意搜辑先生事业，迄今，个人年近古稀，乏力再深究该业，兹就所得材料，撰《辑略》稿，冀能抛砖引玉，盼有识者发掘钩沉，让没珠重光于世！

丁卯年夏，唯目于合川

1997 年冬，唯目于合川补识

目 录

前言	(1)
----------	-----

一、张森楷生平简介	(1)
-----------------	-----

附:

(一) 纪念张石亲先生	伍非百(16)
(二) 张石亲先生年谱	杨家骆(17)
(三) 戊午六十生日自序	张森楷(23)
(四) 《史记新校注》——张森楷先生遗著	彭云生(29)

二、国史研究成果	(32)
----------------	------

(一) 国史研究的卓越成果	(32)
附:张森楷遗著目录	(34)

(二) 国史研究方法的批判继承	(36)
-----------------------	------

(三) 国史研究目的的发扬光大	(41)
-----------------------	------

三、史学遗著辑选	(54)
----------------	------

(一) 史著序例	(54)
----------------	------

1.《二十四史校勘记》序例	(54)
---------------------	------

2.《史记新校注》自序	(57)
3.《通鉴校字质疑附胡注正讹》序例	(65)
(二) 史籍校勘	(65)
1.《史记》	(65)
2.《汉书》	(67)
3.《后汉书》	(68)
4.《三国志》	(82)
5.《晋书》	(82)
6.《宋书》	(84)
7.《南齐书》	(94)
8.《梁书》	(103)
9.《陈书》	(107)
10.《魏书》	(109)
11.《北齐书》	(117)
12.《周书》	(120)
13.《南史》	(141)
14.《北史》	(148)
15.《旧唐书》	(167)
16.《新唐书》	(170)
17.《宋史》	(171)
18.《元史》	(173)
19.《明史》	(173)
20.《资治通鉴》	(178)
21.《续资治通鉴》	(180)
22.《华阳国志》	(180)
23.《十国春秋》	(181)
(三) 史传补识	(182)
1. 李 颙传	(182)